



重視語文教育，提升國民素養

何福田 /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

壹、前 言

在動物族群裏，人類應該是最能傳情達意的：因為人類的肢體語言非常豐富；人類的文字語言符號最多；人類的聲音語言最為完備。因此，人類可以藉由語文的溝通而發生互動，再由於經驗的傳遞而增加能力，致使人類成為萬物之靈。

語文的功用在經由溝通而會意而增進人類萬物的幸福。如果聽不懂聲音語言、看不懂文字語言、會錯肢體語言的意思，都沒有達到語言真正的功能。要能聽得懂、看得懂、不會會錯意，必須經由學習才能提升語文素養。

人類獲致幸福的途徑很多，其中有不少的途徑必須直接、間接使用語文，可見語文素養的高低與個人一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關係。從此可以推知，最大多數人使用的語文與個人最常使用的語文是最具價值的。當今之世，華語文是最大多數人使用的語文，又是華人最常使用的語文。但

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除各自的母語外，最多人使用的共同語文卻是英語文。因此，就現在國人而言，最有價值的語文當屬國語文（華語文），其次為英語文與鄉土語文。

貳、重文輕語的偏頗

國人自古即有重文輕語的現象，如果我們從歷來各種文體的發展稍加觀察，除近代白話文的文章跟平常說話所用的語言最為接近外，其他的語、文之間都有很大的差距，少數幾個文字要用許多白話才能說得清楚，文言文、詩、詞等，都是這樣。它們不是日常生活用的，它們是少數讀書人在舞文弄墨的時候用的。我小時候讀古文，以為古人說話必「什麼什麼者，什麼什麼也。」好不累人！老師告訴我，古人說話跟我們現在差不多，只有寫文章的時候才用「什麼什麼者，什麼什麼也。」這叫「踐文」。能舞文弄墨的人都是上層社會人士，因為人人都能說話，

但只有少數人能寫文章。而寫幾個字比說幾羅筐的話還值錢。

就以科舉取士來說吧！這個左右中國好幾個朝代的教育方針之重要活動，幾乎所考的內涵都是文而不是語。當時的帝王跟主考官大臣都相信文章代表一切（能力、思想、見解、膽識，甚至操守），所以能把文章寫好的人沒有什麼不能做的，倒是能把話說清楚的不一定能做事，反而對擅長說話者偶有負面的看法。

這種不重語的現象，孔老夫子似乎也難避嫌疑。茲舉《論語》乙書中若干則「子曰」以說明之。

子曰：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〈學而〉

子曰：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〈里仁〉

子曰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〈憲問〉

子曰：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也。〈里仁〉

子曰：予欲無言！子貢曰：子如不言，則小子何述焉？子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〈陽貨〉

子曰：剛毅木訥，近仁。〈子路〉

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。〈述而〉

從以上所引七則可知，孔子極重行為的實踐，聽其言還要觀其行，意即光聽其言還不可靠。尤其四教中只有「文、行、忠、信」，言不在其中，「文」與「言」兩者相較，凸顯「文」的重要性極為明確。

然而就使用的頻率來看，說話（即語言）比讀寫（即文章）不知多過幾千萬倍。重文固然不錯，如能將語言也如同文章同等重視，讓大家都「很會說話」，很懂得溝通的技術，不要產生誤會釀成事端，豈不使社會更加祥和？會說話，會說好話，有什麼不好？不重視說話，甚至不研究如何說話，不教百姓如何把話說得恰到好處，又有什麼好？

參、人以言、行、思反映其文野

人雖然不能用簡單的二分法將其分為有教養與無教養、文明與野蠻、好人與壞人，但是無可諱言的，人的智力、學識、道德、體能等等確有高低、好壞之分，只是都可分成許多等級而不是只有兩等。如



以一個人的文野程度來看，我以為從他的言語、行為、思維三個面向足可窺其端倪。

先說言語：此處所謂言語包含說話與寫文章。一個詞能達意、用詞高雅的人，勢必要經過一段學習的過程。所謂學習不一定要在正規的學校才能學習，在家裡、在社會任何地方、任何時刻都可以學習。有無學習是文野的最普遍判準，但不是絕對的判準。這就如同學歷不等同學力一樣。有的人在學校裡讀了很多年的書，卻沒有學到什麼東西，反而仗恃其擁有很高的學歷，口出狂言，目無尊長，睥睨一切，其與一個學歷不高，卻有極豐富的內涵，謙虛客氣，自稱不足者相比，孰文孰野，立見分曉。

次說行為：誠於中而形於外，一個人的行為舉止最能將其內在本質外顯出來。如果行為舉止彬彬有禮，行止合宜，雖自謙草莽，誰會以草莽視之？

再說思維：從一個人的思維模式也可以分辨其文野。一個思維細密、邏輯合理的人，明顯的說明他有較高的素養。反之，如果思維模式怪異不合常理，且有害公眾，自然不能為大家所接受。

事實上，思維是內隱的，必藉言語或行為表達之，而行為乃肢體語言的一種，故歸根結底，從一個人的為文說話即可看出他的文野程度，亦即展現他的人品素養。

肆、重視語文教育的必要

語文的功用在表情達意，促進相互了解，終至提升幸福。由於語文是人類學習過程中最常使用，而且不可或缺的工具，故任何國家的教育都以語文教育為基礎，無人敢輕忽語文教育的必要性。

在注重語文教育的國家中，新加坡的情形令我印象深刻。我於民國六十年元月，前往該國參加世界教師聯盟會議，驚覺其計程車司機大多能操英語、華語、馬來語、潮州話（即閩南語）、印度話五種語言，且甚懂國際禮儀，待客態度良好，其他各行各業人士也差不多，實在很不簡單。其實，一個人如果能比別人多幾種語文能力，猶如多幾隻眼睛、耳朵，做學問可以比別人多些資料，做生意可以先獲商機而捷足先登，好處說不完。新加坡只是彈丸之地，她有別於其他許多迷你型國家而能在國際舞台上擁有很高的能見度，語

文教育的成功當屬因素之一。

反觀台灣近半世紀以來，教育在質、量方面都有發展，尤其在二十世紀結束前，量的發展已達巔峰，幾無再行發展的空間；然而質的方面未能與量同步發展，以致形成若干奇怪現象。比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滿街跑，但用語低俗，行徑粗暴，特別是在各項競選期間，互相攻訐抹黑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令人不敢置信。細察之後，他們竟然擁有不錯的教育背景，不禁令人懷疑我們的教育是否出了毛病？台灣教育的蓬勃發展，固然製造經濟奇蹟、政治奇蹟，卻未使國民素養相對提升，實屬美中不足。為今之計，最能展現國民素養的語文教育必須特加重視，政府並應明白賦予各級學校教師「變化國民氣質」的

任務，要求全力以赴。

伍、結 語

時序進入民國九十年代，我國中小學語文教育邁向新的里程，明顯地加強鄉土語言與國際語言的重視程度，我以為這是正確的途徑，何況也是時勢所趨，我們萬不可逆勢操作。然而學生的學習承受量有其共同的極限，復有其個別的差異，教育主管機關與學生家長都應了解此一事實。故學科間的重新調整，如何才是我們所需，如何才能達成經濟而有效的學習，讓學生既能學得愉快，又能學得有用，課程研究與改革必須持續進行。